



墨子一部四卷七十一篇

一卷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辨第七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二卷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二十一

節用下二十二

節葬上二十三

節葬中二十四

節葬下二十五

天志上二十六

天志中二十七

天志下二十八

明鬼上二十九

明鬼中第三十

明鬼下三十一

非樂上三十二

非樂中三十三

非樂下三十四

三卷

非命上三十五

非命中三十六

非命下三十七

非儒上三十八

非儒下三十九

經上第四十

經下四十一

經說上四十二

經說下四十三

大取四十四

小取四十五

耕柱四十六

貴義四十七

公孟四十八

四卷

墨子卷目

帛耳附

魯問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備城門五十二

備高臨五十三

備梯五十六

備水五十八

備突六十一

備穴六十二

備城傳六十三

迎敵祠六十八

旗幟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七十一

墨子總目終

讀墨子

韓文公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
 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未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

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黃氏曰抄曰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與

余有丁曰墨子多稱先王蒿目以憂世忘身以殉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於非聖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蘄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闢之所為嚴也

墨子卷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于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

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驗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

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五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戚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

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漭漭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遊淺者速竭堯堯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官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三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

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歲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脩者

其後必情源濁者流必溷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
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
者也務言而緩行雖難必不聽多力而伐雖勞必不
圖慧者心辯而不煩說多力而不伐此以名譽揚天
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
知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瞿
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
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
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
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矣故染不
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
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
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
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
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
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祭公穀此四王者所染
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
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
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
於後也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染於籍秦高
彊吳夫差染於王孫維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
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佻不禮此
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
無後類君臣離散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
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
行禮在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
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
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
知要也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
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
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
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
理矣則子西易牙鑿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
謹所堪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儀法無儀法而其
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

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園以規直以
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
平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
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
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
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
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
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
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
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

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
治法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
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主法
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
之天所不欲則止然則天何欲何惡者也夫必欲人
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
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
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
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
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物

羊豢犬豬絜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
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
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
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
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
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
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
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
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
家身死為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
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
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
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
治官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
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
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
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
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

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
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
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
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
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
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
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
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
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
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
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
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
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駢
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
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
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
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
何常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
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
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

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之喪竒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謂之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

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
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
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
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
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
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
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
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象法之是以其財不足
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
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
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
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絲麻搨
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
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
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
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
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
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
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
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

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
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
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鈞珠玉以為珮女工
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此非云益煥之情也
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
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
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
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
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
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
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
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
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
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饅人君為飲
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
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
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
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
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

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衰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

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箏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道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矣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臣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以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

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臣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辟之異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

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

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

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國也夜寢夙興收歛闕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

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鬱敷能執契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契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

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講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

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
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
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
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
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
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
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
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
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
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

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
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
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
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
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
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
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
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
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
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

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與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未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來聖君哲人以禪輔而身湯誓曰幸來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

故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辨貧

富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
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
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
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
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
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
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
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

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
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
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
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於羽之郊
乃敷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
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
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
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鯀
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
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十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此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
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
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
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
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
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
天地同其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博大埴固以脩久
也故聖人之德蓋終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
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
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
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至自古
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
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
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
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
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
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

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內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以故哉以其唯無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

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以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

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
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
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
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
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
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
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
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之親無
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
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
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
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
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
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
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
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
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

琢之槃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群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饑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辨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蹙瘠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

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乘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饑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閔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利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仁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

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

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惟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惟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而不上同於天子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網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第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惟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惟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

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
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
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
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
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
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
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
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惟以其能一同其鄉之
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
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

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亦非之
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
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
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
以也曰惟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
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
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
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
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
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

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
曰惟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
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蓄將猶未止也故當
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
遂疾蓄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
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
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
盛以祭祀天鬼其祀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
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

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
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
以也曰惟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
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
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
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
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
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
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
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

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曰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纆之有紀而罟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

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恭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

惟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惟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惟而以尚同以為正

長是上下情謀相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惟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

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
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
焉曰惟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
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
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
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
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
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
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
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
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審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
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
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
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
則是明民之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
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

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善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

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闢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卿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卿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

惟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殘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毀之若人惟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

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福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惟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

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惟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耶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載而薄者有爭

故又使國君選其家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惟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以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

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而治天下
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
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治一國
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
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
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
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
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此言見淫辟不以
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
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聽視
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
譽令聞先人發之惟信身而後事故利若此古者有
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
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
惟能信身而後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
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
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
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惟毋以聖王為聰耳明
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
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

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壘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惟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

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
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
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
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
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
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其此而已矣察此
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
不慈不孝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
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無猶有大夫之
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
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亂者
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
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
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
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

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

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况於兼
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
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
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
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
絺羊之裘常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
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臣故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
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
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鰲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
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

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
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
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
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
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
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
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
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
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無則善矣雖然不可行
之物也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子墨子是非其譬也

夫挈泰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邱噶池之竇泗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於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無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教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已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由為已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耶必曰天

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異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惟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言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則不食寒則不衣疾病不侍養死葬不埋葬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

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無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無之有是乎於別之

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無之有是也言而非無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無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無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無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無君

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
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
退觀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
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
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
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
歲有厲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
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
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
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

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
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
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天
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
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
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
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
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孟傳遺後世子
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
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無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無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無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_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_萬方有罪即

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庖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無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無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

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

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蕪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拿為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士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

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
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直服當文公之時
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犴羊之裘練帛之冠且直之履
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
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
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
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
其上也今若夫無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
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
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無相
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
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
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
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
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
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
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
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他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

豚者其不義又甚八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八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八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無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惟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記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

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

里之取上可得也今當以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
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
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
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
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
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
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
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
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
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
和合其藥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
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
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
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
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
之間不敬事於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
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
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
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其所以
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
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
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
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
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
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
而朝宋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
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太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
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知怠於教遂築姑
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
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
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
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
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
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
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
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
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二主之君一心戮

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
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
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
今以攻戰為利則盍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
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